

江蘇府縣志輯

中國地方志集成

江蘇府志(二)

江蘇府志

中國地方志集成

江蘇府縣志輯 (42)

嘉慶重修揚州府志(二)

同治續纂揚州府志

江蘇古籍出版社 ● 上海書店 ● 巴蜀書社

責任編輯 薛飛
封面設計 范一辛

中國地方志集成

江蘇府縣志輯④

出版 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一六五號)

印刷 上海市印刷七廠

發行 新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

定價 一七元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19-256-1 / K·136



嘉慶重修揚州府志(二)



(清)	(清)
江	阿克當阿
藩	等
纂	修

重修揚州府志卷之四十六

人物志一 案郡縣志之載人物實列傳也然史傳善惡並載志專錄其善者據唐書藝文志著錄有江微陳留人物志陽休之幽州古今人物志則其名已古故仍其舊

漢

召平廣陵人為陳王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

且至乃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

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史記項羽傳

三輔黃圖云長安城東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

召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與地紀勝云西漢項羽傳廣陵人召平為陳勝徇廣陵按召平曾封東陵侯今寰宇記云揚州張綱溝在東陵村而東漢志廣陵有東陵亭意即召平

重修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所封 案秦時有二召平一廣陵人為陳涉徇廣陵者一秦東陵侯種瓜於長安城東者史記漢書蕭何傳皆云故秦東陵侯召平種瓜於長安城東則東陵侯乃長安人非廣陵人也且召平為秦之故侯至漢初種瓜不仕其人品甚高豈肯為陳涉所用決非一人明矣三輔黃圖經後人增改其說不足信而王象之又以張綱溝之東陵村為召平所封地可謂穿鑿附會矣平所封之東陵常在關中今無可考

顏驕江都人漢武故事曰上嘗輦至郎署見一老髭鬚

皓白衣服不完上問曰公何時為郎何其老矣對曰臣

文帝時為郎上問曰何不遇也驕曰文帝好文臣好武

景帝好老臣又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

感其言拜為會稽都尉 見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三

賊晏有幹事才熹平元年会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

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王攻破城邑眾以萬數拜晏

揚州刺史晏率丹陽太守陳黃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

結大為人患晏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

首數千級遷晏為使匈奴中郎將 後漢書五十八 晏

傳 謝承漢書曰晏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為漢良吏初

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

刺史丹陽太守是時邊方有警光胡出寇三輔舉能遷

晏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

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種物產數具答言西

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種散至百餘國其國大

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

名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

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晏轉拜長水校尉

終太原太守見三國志洪傳注 案後漢書第五種傳

種遷兖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勢

貪放種使從事衛羽收匡糾發其賊種即奏匡并以劾

三國

袁綏廣陵人為太傅掾張超之討董卓以綏領廣陵事

子迪與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皆單貧有志

就瑁遊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迪孫畢字思光作獻

帝春秋 見三國五十七 陸瑁傳并注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袁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

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閭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淵清玉絜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爲孫權所困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則吳人挫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祖奇矯欲留之矯辭

襄陽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三

日本國倒縣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宏演之義乎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既退登多設間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爲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都部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悉自覽罪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爲丞相長史軍還復爲魏郡轉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爲尚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爲太子卽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卽具官

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卽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畧過人信一時之後傑也帝旣踐祚整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明帝卽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幸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返其亮直如此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薨謚貞侯子本嗣三國志二世語曰劉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由次子壽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三子壽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舉構君朕有以述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銖授之矯

襄陽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四

辭帝曰豈以爲小惠君已知朕心願君妻子故也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見本傳注案後漢廣陵之東陽在今盱眙縣界因跨有寶應縣地故存之陳本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尉河北諸軍事薨子粲嗣本弟騫咸熙中爲車騎將軍同上注騫字休淵爲晉佐命功臣有傳詳後張絃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師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贊焉表爲正議校尉從討丹陽策身臨行陣絃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

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
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
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爲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
善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爲乘人之喪旣非
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
卽表權爲破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紘輔權內
附出紘爲會稽東郡都尉後權以紘爲長史從征合肥
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
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
雖斬將奪旗威震敵場此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

壽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五

抑責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旣還明年將
復出軍紘又諫於是遂止不行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
從之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
國有家者咸欲修德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
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
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
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
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
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
毀巧辯緣開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序

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
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
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存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
省書流涕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子元官至南郡太守
尚書元子尚三國五十三吳書曰權初承統春秋方
結常令紘與張昭等共議事計及章表書詔與四方交
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
公義既成呈權權省讀悲感曰君真識孤家門閭閱也
乃遣紘之部初琅邪趙昱爲廣陵太守察紘孝廉昱後
爲東部所殺紘至琅邪設祭並求親戚爲之絕滅及紘
在東部宣宣主簿至琅邪設祭並求親戚爲之絕滅及紘
琅邪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又紘見荆
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
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相隔此間率
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
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
盡矣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紘書
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見本傳注

壽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六

張尚孫皓時爲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爲侍中中書
令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勅使學之後宴次說琴
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
不足以聽之皓意謂尚以斯喻已不悅後積他事下獄
皆追以此爲語送建安作船久之又就加誅全上
皓嘗問詩云汎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尚對曰詩言檣楫
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
尚對曰大者有禿鶩小者有鸕鶿鶴性忌勝已而尚談
論每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方誰對曰陛下

有百觚之量時日尙知孔某之不王而
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尙見本傳注

范慎字孝敬廣陵人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
人榮之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後爲侍中山補武昌左
部督治軍整頓係皓移都甚憚之詔曰慎勲德俱茂朕
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眾望以爲太尉慎自恨久爲將
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營隕涕鳳皇三年卒子耀嗣

國五十九
孫登傳注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爲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
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
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補餘姚長召

壽陽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

七

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爲亂
權以岱爲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禽合
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
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
山城合衆拒岱岱攻圍卽降三郡克定留鎮長沙安成
長吳瑒及中郎將袁龍等復爲反亂龍在醴陵岱攻醴
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爲交州刺
史到州高涼賊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西郡
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潯陽
賊王金合眾於南海界上首亂爲害權又詔岱討之生

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

都鄉侯交趾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
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
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遣
良與時南入而徽不受命舉兵戍海口岱奮擊大破之
進封番禺侯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
國化暨徽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
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
沙渚口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
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眾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

壽陽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

八

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
並起權復召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卽時首降
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眾桓厲等皆見斬獲潘濬卒岱
代潘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故督蒲圻項之廖
式作亂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
及遣諸將唐咨等絡繹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
諸所僞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郡縣悉平復還
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及陸遜卒諸
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
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卽

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
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加賜錢米布絹始岱親近
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後遂薦拔官至侍
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
之人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
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
過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三國六十一
吳碩廣陵人征虜將軍孫皎督夏口委以軍旅皎卒孫
奐代統其眾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奐自帥吳碩等爲軍
前鋒降高城賜爵關內侯散見三國五十一
孫皎孫奐傳

東修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九

劉雋廣陵人爲郡主簿郡將爲賊所得雋知言詞不能
動賊因叩頭流血乞得代之賊不聽前砍府君雋因以
身投之正與刃會砍左肩瘡尺餘賊又欲更下刃雋號
呼抱持不置賊因會曰此義士殺之不祥遂俱縱遣平太
御覽二百六十
五引列士傳

劉雋字幼節遷宛陵令到官二年政治清平爲吏民所
親縣時有友人相過者主人歡喜爲具持刃捕犬因誤
中客客死其家訴縣平法者云主人本有殺心應當伏
辜雋曰聞許太子至孝以不嘗藥之誤吏官書其殺君
曰盡心力以事君父舍藥物可也今主人與客本無仇

恨但歡喜爲供有親愛飲食之意無傷害之心不幸而
死當以周禮遇誤平之奈何欲用法律所失一時兩殺
不辜王法者拘舊例不聽雋曰界有失禮之民皆令之
罪也解印綬去甘泉縣志十三
案劉雋疑卽劉雋廣
陵列士傳華融撰見新唐書藝文志其
書已亡甘泉志所
引不知出于何書

吳武字季濟篤學好古師事陳仲孝子升性頑愚考曰
父子情重不忍戮之卿可爲吾教也太平御覽四百九
十九引列士傳
案太平御覽劉雋吳武陳仲考三人俱列于賊洪之後
其爲漢以後人無疑不知其爲魏人爲吳人也今附于
三國諸人之
末以俟考

東修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十

案史記高帝本紀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爲假王裴
駟集解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爲甯縣君瓚曰陳
勝傳曰廣陵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也秦嘉初起兵
於郟號曰大司馬又不爲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
秦嘉又自一人司馬貞史記索隱曰東陽甯君秦嘉
臣瓚以爲二人案下文直云東陽甯君又別言秦嘉
則臣瓚之說爲得顏師古以甯是姓君者時人號之
耳又考史記陳涉世家作陵人秦嘉漢書陳勝傳作
凌人秦嘉地理志泗水國有凌縣水經注淮水篇言
凌水出凌縣東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於淮
則凌縣自在淮水之北後漢雖屬廣陵郡而秦嘉實

非淮以南之人臣瓚謂嘉爲廣陵人或以郡稱之然指稱陳勝傳所云則當是誤凌人爲廣陵人耳水經注淮水篇又言廣陵在楚漢之間爲東陽郡文穎以嘉爲東陽郡人蓋亦以凌縣嘗隸廣陵郡在楚漢間未必屬之然史記稱銓人董繆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之類皆以縣不以郡則東陽甯君自爲東陽縣之甯君秦嘉以陳涉世家稱凌人故於此略之而凌人正與銓人徐人等一類必不緣郡名而稱廣陵東陽也乃高帝紀集解引陳涉世家亦云秦嘉廣陵人而於陳涉世家凌人秦嘉則引地理志

泗水國凌縣漢書注引臣瓚說則作凌人秦嘉無廣

字嘉固凌縣人不得與東陽廣陵混矣

又盛儀嘉靖志云應曜淮南人漢初與四皓同被徵不至時人爲之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南一老漢初之淮南廬江郡也不屬廣陵應曜事出白帖云應劭之祖也劭汝南人淮南疑汝南之誤又載三國之倉慈慈淮南人魏之淮南壽春也亦不屬廣陵又有劉熊徐璆徐淑徐宣四人考酸棗令劉熊碑見洪适隸釋碑文云廣陵海西人也徐淑徐璆徐宣後漢書三國志皆作廣陵海西人海西故城今在海州之南漢

屬廣陵今爲海州不當驛入楊宜崙高郵州志載入三國蔣濟濟本傳濟楚國平阿人平阿前漢屬沛郡後漢屬九江郡晉書地理志漢武帝分沛東陽置臨淮郡及置十三州以其地爲徐州統楚國故本傳云楚國平阿人也平阿故城在鳳陽府懷遠縣西南六十里今爲平阿集則蔣濟乃鳳陽府人斷非廣陵人矣蓋梁時於高郵州僞置平阿作志者誤以僞置之縣爲平阿故縣也以上諸人不隸本州集從刪汰至陸朝璣江都縣志忠義門載蔣子文爲秣陵尉事子文事實史傳無徵見於唐人小說當入雜錄豈可與

諸史並列哉

晉

陳騫臨淮東陽人父矯魏司徒本廣陵劉氏爲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騫尚少爲夏侯元所侮意色自若元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稱績徵爲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賊而還會諸葛誕之亂復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壽春平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勲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爲都督揚州諸軍事假黃鉞攻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賜

憲兄子惺爵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憲因入
朝言于帝曰胡烈牽宏皆勇而無謀強於自用非綏邊
之材將爲國耻願陛下詳之時宏爲揚州刺史不承順
憲命帝以爲不協相構於是徵宏既至尋以爲涼州刺
史憲竊嘆息以爲必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
喪沒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憲少有度量含垢
匿瑕所在有績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爲心膂而憲智
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爲不及也累處方任爲士庶所懷
既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求人朝因
乞骸骨賜衮冕之服詔聽畱京城以前太尉府爲大司

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軍鼓吹皆如前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七

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軍鼓吹皆如前
親兵百人厨田十頃厨園五十畝厨士十人器物經用
皆畱給焉又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何故
事憲累稱疾辭位詔又遣侍中敦諭固請許之位同保
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
第又以憲有疾聽乘輿上殿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加
以衮敍贈太傅諡曰武子興嗣爵晉書三十五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父觀平陽
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爲時人所稱察孝廉舉秀才皆不
就文帝辟爲相府掾奉使於蜀時蜀新平人饑土荒頌

表求振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踐祚拜尚書三
公郎典科律申冤訟累遷中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
騎郎白襄巡撫荆揚以奉使稱旨轉黃門郎遷議郎守
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廉無
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爲詳平
會滅吳諸將爭功遺頌校其事以王渾爲上功王濬爲
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禮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內
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過塞流水轉
爲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便利尋以母憂去職服闋
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政績舊修芍陂年用數萬人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七

豪強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
其平惠頌在郡上疏自吳平以來東南大州將士更守
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
宜得壯士以鎮撫之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爲國文
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編戶不識所蒙更生
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
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叙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
者取之于國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于事爲宜
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
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于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

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無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此事宜也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于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頒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郡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惟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于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于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數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

重修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圭

封爵者悉得專之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因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于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于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聞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終故羣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致功所以未善也臣之愚慮竊以爲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

又羣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者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任以善事闇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卽羣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也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豪強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于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青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

重修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圭

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纁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兇豹於公路而禁鼠盜于隅隙古人有言缺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平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又論肉刑見刑法志詔答曰得表陳封國

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爲國也動靜數以聞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衛殿中其夜詔以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爲時論所美久之轉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爲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乃止于是以頌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尋病卒使者弔祭賜錢二十萬朝服一具謚曰貞中書侍

襄陽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七

郎劉沈議頌當時少輩應贈開府孫秀恨之不聽頌無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詡子陽爲適孫襲封晉書

四十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祖融吳左將軍錄尚書事父譚吳黃門郎譚期歲孤母年十八守節鞠養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爲鄰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史待以賓友之禮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同郡劉頌時爲廷尉見之嘆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以母憂去職服闋爲郢城令過漢

水作莊子贊廷掾張延爲作答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爲廬江延已爲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爲知人以父墓毀去官尋除尚書郎永寧初出爲郟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時石冰之黨陸珪等屯據諸縣譚遣司馬褚敦討平之又遣別軍擊冰以功封都亭侯陳敏之亂吳士多爲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言露版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爲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

襄陽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大

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效矣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遺絹二匹以遺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去後爲紀瞻所薦而爲顧榮所止過遂數年不得調建興初元帝命爲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上牋進之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譚薦千寶范珣於朝乃上牋求退不聽建武初授祕書監不

拜太興初拜前軍以疾復轉秘書監自負宿名恒快快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並學行清修老而未調譚皆薦爲著作佐郎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巢父許由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戴若思弟邈則譚女婿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殆用事恒毀譚于帝由是官途不至久之加散騎常侍屢以疾辭卒於家贈光祿大夫諡曰胡二子化茂化字長風爲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歿茂嗣爵始晉書五十二

重修揚州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九

名號爲五僞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官至尚書散見晉書六十

八紀瞻薛兼傳

戴邈字望之少好學尤精漢史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弱冠舉秀才尋遷太子洗馬出補西陽內史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酒出爲征南軍司於時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脩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

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廟與不廟故也白項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兇狡鴟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主有肝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拜于中原何遽邈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末進後生日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嘆也夫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

重修揚州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三

迭自古以來未有不出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璞發探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夫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

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
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
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閭閻不能遠識
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
疏奏納焉於是始修禮學代劉隗爲丹陽尹王敦作逆
加左將軍及敦得志而若思遇害遜坐免官敦誅後拜
尚書僕射卒官贈衛將軍諡曰穆子謚嗣歷義興太守
大司農晉書六十九

高嵩字茂炎廣陵人父惺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
歲饑惺蔬菜不饜每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孝愛稱寓
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爲西曹書佐及軼敗惺藏匿軼子
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爲參軍遂歷顯位至
丹陽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嵩少好學善書史總角時
司空何充稱其明惠充爲揚州引嵩爲主簿益相欽重
轉驃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士父艱去職初惺以
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嵩乃自繫廷尉訟寃遂停喪五年
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詔聽傳侯爵由是見稱
拜中書郎黃門侍郎簡文帝輔政引爲撫軍司馬時桓
溫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嵩曰宜致書喻
以禍福便於坐爲簡文書草溫得書還鎮嵩累遷侍中

重修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三

後以公事免卒於家子耆官至散騎侍郎晉書七十一

案舊志有潘京晉書作武陵人不得因戴淵傳誤載

宋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家在廣陵臨川武烈王道
規剋桓宏彥之時近行聞事捷馳歸而道規已南渡江
倉卒晚方獲濟及至京口武帝已向建鄴孟昶居守畱
之及見武帝被責不自陳又不申理故不加官義熙元
年補鎮軍行參軍六年盧循逼都彥之與檀道濟掩循
輜重與循黨荀林戰敗免官後以軍功封假山縣子歷
遷司馬南郡太守又從文帝西鎮除使持節南蠻校尉

重修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三

武帝受命進爵爲侯佐守荆楚垂二十載威信爲士庶
所懷及文帝入奉大統權鎮襄陽徵爲中領軍委以戎
政彥之自襄陽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
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由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
進彥之鎮軍於彭城洲戰不利咸欲退還夏口彥之不
回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因監荊州州府事改
封建昌縣公遷南豫州刺史七年遣彥之等北侵十年
魏軍仍進滑臺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將士疾疫乃
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初遣彥之資實甚盛及還凡百蕩
盡府藏爲空收彥之下獄免官明年起爲護軍九年復

封邑固辭明年卒謚忠公子元度位益州刺史少子仲度嗣位驃騎從事中郎南史二十五案到彥之彭城理志言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得惟半又云徐州之淮北流人相率過江淮到氏居廣陵蓋當是時本傳宋

關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祖晉護軍將軍父徵驃騎諮議參軍夷少自藻麗爲後進之美補主簿預討桓元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歷遷本州大中正高祖受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宋臺初建爲五兵尚書轉掌度支出爲義興太守尋拜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右僕射歷任以和簡著稱出爲湘州刺史未之職病卒

重修揚州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三

時年四十八遺命薄斂蔬奠務存儉約追贈前將軍本

官如故子湛

宋書五十三案濟陽考城晉時已沒僑治廣陵雖割隸南徐而並無實上見南齊

書州郡志

南齊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祖永南譙太守父闢之給事中太祖鎮淮陰伯玉歸身給事爲冠軍刑獄參軍太祖爲明帝所疑及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慮伯玉勸太祖遣數十騎入虜界安置標榜於是虜游騎數百履行界上太祖以聞果復本任由是見親侍從太祖還都除奉朝請太祖爲南兖州伯玉轉爲上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

昇明初仍帶濟陽太守中兵如故霸業既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建元元年封南封縣子歷轉豫章王司空諮議世祖在東宮專斷用事頗不如法任左右張景真使領東宮內外祗懼莫敢有言伯玉謂親人曰太子所爲官終不知豈得顧死蔽官耳目因世祖拜陵後密啓之上大怒檢校東宮收景真殺之上嘉伯玉盡心愈見親信軍國密事多委使之時人爲之語曰十救五令不如荀伯玉命世祖深怨伯玉以其與坦崇祖善慮相扇爲亂永明元年坦崇祖誅伯玉并伏法初善相墓者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當出暴貴而不久也伯玉後聞

重修揚州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三

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時年五十三

南齊書三十一

梁

范岫字懋資濟陽考城人高祖宣晉徵士父義朱尚書殿中郎本州別駕竟陵王誕反義在城中事平遇誅岫幼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蔡興宗臨荊州引爲主簿及蔡將卒以岫貧遺旨賜錢二十萬固辭拒之仕齊爲太子家令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遷國子博士永明中魏使至詔妙選朝士有詞辨者接使於界首故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入爲尚書左丞丁母憂居喪過禮

朝廷頻起並不拜朝廷亮其哀款得終喪制出爲安成內史創立鈞折行倉公私宏益永元末爲輔國將軍冠軍晉安王長史梁武帝平建鄴承制徵爲尚書吏部郎累遷祠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卒官卹恭敬儼恪進止以禮自親喪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所居官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于世二子褒偉而史六十案梁書言范卹父義爲兗州別駕此言本州別駕竟陵反義在城中此卽宋書竟陵王傳中州別駕范義義與義形似而謬也以兗州稱本州范義父子爲廣陵人明矣

重修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三

江蒨字彥標濟陽考城人曾祖湛宋左光祿儀同三司父敦齊太常卿並有重名於前世蒨幼聰警讀書過目便能諷誦選爲國子生通尚書舉高第起家秘書郎累遷司徒東閣祭酒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服闋除太子洗馬歷祕書丞出爲建安內史視事葺月義師下次江州遣寧朔將軍劉譏之爲郡蒨帥吏民據郡拒之及建康城不蒨坐禁錮俄被原起累遷爲伏波將軍晉安內史在政清約務在寬惠吏民便之詔徵爲寧朔將軍南康王長史轉尚書吏部右將軍蒨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以權重自遇在位者並宿士敬之惟蒨及王規

與抗禮不爲之屈高祖謂勉云江蒨資歷應居選部勉對曰蒨有眼患又不悉人物乃止遷光祿大夫大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三諡肅子蒨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遺典三十卷文集十五卷子經梁書二十一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祖齊之宋尚書金部郎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革六歲便解屬文九歲丁父艱與弟觀同生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最十六喪母以孝聞弱冠舉南徐州秀才解褐奉朝請僕射江祐深相引接啓爲府丞祐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以具革防杜形迹

重修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人物一

三

外人不知詔誥賓客皆罹罪革獨以知免除尚書駕部郎中中興元年高祖入石頭令與徐勉同掌書記頻遷秣陵建康令爲治明肅豪強憚之累遷御史中丞彈奏權豪一無所避授豫章王長史將軍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勅隨王鎮彭城城旣失守革泛舟而還途經下邳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脚不拜時祖暉同被拘執延明使暉作欵器漏刻銘革罵暉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問之乃令革作文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旣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愈苦將